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五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閽人寺人

閽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錢氏曰此亦冢宰得其人耳後世以嬖倖居補衮之地欲其爲天子齊家得乎故曰爲治不在多言〕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原注蜀志董允傳〕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臣者亦

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爲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然後知閹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奄寺之官猶隸於外廷也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原注〕大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原注〕淩人注同州長旣

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云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卽此是古人三正竝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原注如左氏桓公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沈氏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王與之訂義鄭鍔曰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加正歲則讀法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豊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太史正歲與年而六序其事頒于官府都鄙吏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所與歲而皆正也與之案此以周人建子之兼用夏正說極是爾雖云周曰年夏曰歲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朔會等事用之歲則使于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序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篇一之日二之日與七月入月卽此義孔子作春秋亦兩存之書四時而兼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書四時而不月則行夏之時而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論之二月春暖無冰亦是時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汲成案如王與

之之說是孔子作春秋乃兼用二正也恐不若是偏反至時月日有書有不書則公穀咸發其凡矣戴氏曰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也余謂周禮更別歲年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正歲令教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

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尙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

得知業與曰案尙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與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粱武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與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原注近有楚人郝爲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闢之遂無以難）

木鐸

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識治民之道也歟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原注陳蔡徵爲吏部尙書啓後主借鼓吹

後上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令則文官用之〔原注〕王世貞觚不觚錄言先朝之制雖總兵官列營箭寧徽奏鼓吹嘉靖後巡撫乃放而行之士庶人用之僭道用之金革之器徧於國中而兵由此起矣〔原注〕晉書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値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今制雖授鉞遣將亦不舉麾鼓吹而士庶吉凶之禮及迎神賽會反有用鼓吹者景泰六年華陽王友墠遣千戶齋奏赴京所買喇叭號笛銅鑼等物奉敕切責以爲此行師之具於王何用當時遵守祖訓如此以後法禁日弛庶民皆得用矣後魏孝武永熙中諸州鎭各給鼓吹尋而高歡舉兵魏分爲二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詩云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粗厲之音形爲亂象先王之制所以軍容不入國也

詩有瞽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原注〕俗作糖者所吹也〔原注〕

周禮小師注同漢時賣餳止是吹竹今則鳴金

稽其功緒

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六牲

古之為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于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于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

魚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萦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牸而澤中千足無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時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按成案古者六牲之用尊卑有差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修肥索以事神辨等威以愛物禮也不踰則晏子豚肩梁武不殺雞卵儉慈何殊淫暴宴享之度準于此矣]

邦饗耆老孤子

春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

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徧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原注王制）死事之孤則饗之而其他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原注月令）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爲大也與

醫師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閒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

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尙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原注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論四君子湯其意亦略似此

唐書許胤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卽立愈楊氏曰許胤宗之言固良醫也然李明之朱彥修諸公則又不盡然其用藥或至數十種又醫有四術而切居殿別脈之說果如何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

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造言之刑

舜之命龍也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懲而宗周滅矣〔汝成案〕野曠難隨而民愚易惑故造言必始於鄉惟鄉刑得而治之

國子

世子齒於學自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

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於是有內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扞賊代縣令死除父奉爲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爲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並爲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原注）天啓初張銓以御史死遼加其父五典至兵部尚書又不可以

常格論矣

凶禮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烖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注曰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烖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于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

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闒敗之服也(原注呂氏春秋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戰國時猶行此禮)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兒服衰絰衛侯之念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原注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畜萬邦(原注杜氏通典以賑撫諸州水旱蟲災勞問諸王疾苦編於凶禮之首)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原注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翣飲飲音坎謂先人墳墓也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

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楊氏曰戰陳無勇曾子謂之不孝檀弓曰畏即其義也與致命遂志者自不同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原注宋國

子丞王普言古者旣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閒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卽已不必盡諧原注文心雕龍言楚辭訛韻實繁降及魏晉羌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原注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

得已而爲之也
漢書武帝與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

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鄭氏曰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詩賦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師古曰樂府之名蓋起于此又樂志云漢郊廟詩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故哀帝罷之然百姓漸漬日久湛沔自若文心雕龍曰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獻雅而不御故汲黯致譏于天馬然則樂府本非雅樂也

歌者為詩擊者拊者吹者為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

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原注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衞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閻氏曰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此以琴寫之者師涓延當作涓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爲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爲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爲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爲武皿蟲爲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

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爲絕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斗與辰合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原注今五行家言子與丑合)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原注寅與亥合 南齊書禮志太常丞何諲之議禮孟春之月擇元辰躬耕帝藉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姑洗辰之

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原注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原注林鍾也）以祭山川（原注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原注仲呂也）以享先妣（原注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原注卯與戌合）太元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凶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八音

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鳧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原注）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泗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故浮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原注）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

笙竽並以木代匏而淡之無匏音矣　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元史匏以斑竹爲之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原注）元熊朋來五經說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太學槐市各持方物列磬懸匏八音之匏於卦爲艮於風爲融於氣爲立春匏音啾以立清聞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思敬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尚中請而改正之

用火

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原注）司烜氏　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原注）菙氏　大視大司寇　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原注）司爟　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

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原注詳見第二十五卷介子推條）

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原注史記楚世家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楊氏曰晉之東也攜中原之火迄陳末閱三百年而色轉青此必有官主之矣 雷氏曰自水正失官商多河患周禮亡司空之籍小正亡村井之文于是左氏內外傳錄以天象言火而言水者恆略周秦以後不修水政呂覽十二紀刪周書改火之文故漢儒解小正左傳之出火內火不復陳述古義坎離之未濟此民生

之所以多患也

涖戮于社

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尸而王莽之將亡赦城中囚徒授兵殺豨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陽氏曰社之義博子我僅得其一端故夫子責之惠侍讀

曰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叢位叢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松柏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柏者以柏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許叔重云周禮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㮚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爲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柏猶追覩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下杜預亦以注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爲社主然則所宜木爲兩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相兼乃備又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似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歟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上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于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人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截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

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爲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爲松主宜柏者爲柏主宜栗者爲栗主乎〔案〕成案經惠氏所疏則古社主多用木矣孔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不用命奔北者戮于社主前則宰我戮栗之義於師行合矣然則孔于何以責也甘誓是夏代同姓夏后氏則以松也惕以嚴咸覿所奉主不以木也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而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曰使戰栗是又一說故惕氏曰宰我但得其一

邦朋

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惪〕侍讀曰邦傰傰一作朋注云故書

朋作倗鄭司農讀爲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倗宗蘇林曰倗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倗讀若倍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爲是則倗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爲朋阿黨爲倗入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許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決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倗謂之亂獄者子幼官屬所謂散羣倗署也强者爲圄弱者爲倗圄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許士以成之者散之焉鄘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鄘成侯師古曰鄘音陪又普肯反從邑爲鄘從人爲倗倗古倍字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堋說文引虞書曰堋淫于家堋與倗通廣雅否弗倗粃皆非佳語亦猶豩充竊盜云爾

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寓政於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

荀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爲太息者此也

王公六職之一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亦爲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爲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奠摯見于君

士冠士之嫡子繼父者也故得奠摯見于君（原注）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四年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叔孫怒而逐之是也（按成案）傳云遂逐之注云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此誤合爲一

主人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主人筵于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荅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

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原注〕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淮南子飾喪紀高誘注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元〕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原注〕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祥月其年二月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爲得並見魏書禮志　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

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原注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元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於古人一也閻氏曰按從鄭氏說者正合於古人王肅乃故與鄭反朱子所謂王肅議禮必反鄭元是也王肅且以此獲短喪之譏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為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

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原注）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徐師曾集注曰三年之喪謂父喪也期之喪母喪也賈公彥喪服疏所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必父服既除而遭母喪乃得伸三年也（汝成案父卒則為母三年不待父服終也賈疏非是庾蔚之云父未殯而祖亡不為祖持重服賈殆由此而誤）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原注）自唐以前禮制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元宗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服齊衰周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七年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翟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中書令蕭嵩改修五禮復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

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起自開元禮然其時盧懷慎以

母憂起復爲兵部侍郎張九齡以母憂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邠王守禮以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嗣鄂王邕以母憂起復衛尉卿而得終禮制者惟張說韓休二人則明皇固已崇其文而廢其實矣今制父在爲母斬衰三年按太祖實錄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朔書成此則當時別有所爲而未可爲萬世常行之道也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爲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爲舅姑亦服三年

原注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爲舅姑服期近

代時俗多爲重服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浦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籍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況婦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朞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爲萬世法望自今婦爲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詔從之

何孟春餘冬序錄引唐李涪論曰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僕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森狀稱堂兄至女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議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爲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

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開元禮[元]宗所修亦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問典章李岧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詔議錄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遂爲定制宋人蓋未講服舅姑之制故也[汝成案]古人行禮以誠喪期之內無虛假喪期之外無曼延所謂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之自有喪婦自吉服亦復何嫌況二十五月而禫則大已小祥久矣青縑之說後世之見也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踰月則其善而孟獻

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自禫而後乃謂之終喪（汝成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不必自孔子之言乃禫後爲終也祥之日示有終非謂已終也又檀弓文喻月則其善也此脫也字

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元）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原注）注云中月間一月也正義引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原注）是月或於大祥之後間一月（原注）中月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汝成案）祥禫之數杜氏通典頗爲持平不審先生何以不引杜氏曰遂鄭乃過禮而重情遂王則輕情而反制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

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縗杖其未除原注洪氏曰菲五五者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此取論語菲飲食字隋書姚察傳所謂蔬菲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楊氏曰爲母期者尊厭一也從父二也而心喪之實未

嘗不三年也（原注）如後魏彭城王勰毀瘠三年弗參吉慶乃謂之心喪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原注）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言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并謂之三年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有云妻喪達志之後者即用此傳文　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檀弓上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趙氏曰禮爲出母期若爲父後者則於出母無服是并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爲父後者也不服下期之內而反哭於期之外乎即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喪服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山陰陸氏曰在父之室爲未娶者也并禫祭不舉厭也

唐時武韋二后皆以婦乘夫欲除三綱變五服以申尊母之義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聖於天皇陪南郊以亞獻而況區區之服制乎原注盧履冰表言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乘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加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釁孝和雖仍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範於後

元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

刑子夏爲傳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原注指天后所定）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舊文可謂簡而當矣柰何信道不篤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又從韋縚之言加舅母堂姨舅之服天寶六載又令出母終三年之服（原注詳舊書禮儀志）而太和開成之世遂使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原注文宗紀杜悰傳）禮教之淪有由來矣（原注楊氏曰宋制尚主者升其等與父行輩同可謂無禮之尤矣）

自古以來姦人欲蔑先王之禮法而自爲者必有其漸天后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請其意在乎臨朝也故中宗景龍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其女而安樂公主求立爲皇太女遂

進鴆於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

洪武七年雖定爲母斬衰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喪次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厭之禮未嘗不用也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汝成案心喪之說本之檀弓六朝議禮於所不安者輒以此通融之儒者誠欲悉心復古不可依違遷就使後世美名參附其間蓋人心難知責以禮之所當然則雖辭文以情之所或然則多飾

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父者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貳斬也然而心喪則

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吳幼淸服制攷詳序曰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

父斬旣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

嫂且服緦〔原注〕同爨服緦爲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己同爨者爾此所引似汎言之矣朋友尙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爲母婦之爲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此類是矣（原注喪服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此因爲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皆當如禮而爲之服也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之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

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原注鄭以若子爲如親子但篇末又有兄弟之子若子之文當同一解

女子子在室爲父

鄭氏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爲之布總箭笄髽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

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後則未可信也〔孜成案〕爲慈母後云者主其祭而已非立爲後也慈母既無子而養育之恩隆斬然無祀非禮意矣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原注〕此與喪服所言慈母不同〔孜成案〕妾母以妾爲生母者慈母以妾爲慈母母者而皆不世祭有不同於母者安在耶總文慈母如母謂如妾母耳非謂如適母也繼母如母則如適母矣如之云者視子之素所爲母者何如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

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則異於如母者矣而孔子以爲非禮

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鄭[玄]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原注文曰庶母則知其爲嫡妻之子矣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

賤者覩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荅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然則雖云如母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說成案連之不誤經文之例如是也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原注下章云妻不敢與焉是也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原注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以其配父而服之如母爾故王

書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

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隋書劉子翊云其者因彼之辭是也後儒謂以所後爲父母而所生爲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攷亦自尊無二上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以爲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數千言然不若趙瞻之言辭窮直書爲簡而當也原注宋史趙瞻傳中書請濮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頗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

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以亂厥眞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己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義哉臣請與之延辯以定邪正　石林燕語濮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則是雖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也時未有能難之者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言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楊氏曰歐陽公既據此甚力故五代史晉出帝謂敬儒爲皇伯父而公深辯之莊侍郎曰生不奪其父母之名也死則降其父母之服也生則養之以己之養死則己不得爲喪主焉

按經文言其父母其昆弟者大抵皆私親之辭

故成彖曾子固爲人後議曰或謂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求知考於禮也聖人制禮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也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綠乃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氣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以廢其一者故爲人後者爲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日爲人後爲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蔡義以謂宜帝親諡宜日悼魏相

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以其稱皇立廟為
非至于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
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宜帝加悼考以皇稱又謂
後嗣有由諸侯人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
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又晉
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之之名非
一朝之所去此出後正之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
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
其所出父母之名此之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
證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于經見于前世議論謂之父母
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于他書及史官
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
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謂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
有載籍以來同未之有也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
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
立廟奉祀足不一于正統懷貳於所後所以者其非而非
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夫考者父殁之稱然施于禮者
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廟祀祭之薦而已若不加位號則
無典册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薦則雖正其名豈
有施于事者獨言之不可不斷而已列氏曰濮議一案以
子無爵父一語奪人主大姓罔極之恩勢不免卹臨無當
耳當時中書所據者儀禮喪服之文不恩所云為其父母

者乃詞窮而無可易故道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爲據也又引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光武不及所繼之嫌故得遂其尊稱濮議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濮王爲皇考豈太后何也惜此論未決而罷使後生不見禮義之準則也愚謂人情降於所生未爲大失然不可謂非私也爲臣子者必欲求其據於典禮以明其非私故其說多穿鑿附會遂私之名而有失禮之實非愛君也若濮太后崩然後以所生皇考爲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已之情則於禮無憾也若明之睿宗稱廟之議帝元之裕宗未嘗一日爲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固在也兩統之說毋乃激太

黃氏日鈔曰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力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

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旣命之後而追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况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邪

觀先朝嘉靖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聖人制禮别嫌明微之至也永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之服期也重其繼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

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覩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正義謂母年未七十尚與祭非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

婦親之是以舅歿則姑老原注內則明其不與祭矣原注夫人亞祼母不可以亞子故老而傳事雖老固嘗為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為宗子之母服則不為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為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一條云孔瑚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為後元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為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若元孫為後而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為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原注唐志庾蔚之注喪服要記五卷謂舅歿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為嫡與此條之意互相發明

君之母妻

與民同者爲其君齊衰三月也不與民同者君之母妻民不服而嘗仕者獨爲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原注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是也而妻之爵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元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

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曰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原注僖公二十八年)[元]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原注史記孟嘗君傳孫之孫爲何曰爲[元]孫)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原注信南山正義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聵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原注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

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年而曾孫之子之子亦可見矣人之壽以百年爲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經於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原注）晉徐農人問殷仲堪謂假如元孫持高祖重來孫都無服及賀循傳謂高祖已上五世六世無服之祖者並非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汝成案）諸侯祭四親曾高二代可並稱曾孫歟有繼高祖之宗高祖之名非起後代也喪服本士禮而問及于大夫大夫祭三世或就大夫言之歟

兄弟之妻無服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原注）記大傳文同　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閡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

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原注〕曲禮嫂叔不通問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按〕成㚇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言外兄昆弟之妻非母非婦其近于妻道矣名不正則嫌生舉彼見此從容不迫此其所以爲聖門之文耳非未及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原注〕大傳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娣姒是也嫂叔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原注〕奔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原注〕檀弓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原注〕正義曰兄公於弟妻不爲位者卑遠之弟妻於兄公不爲位者尊絕之此又足以

補禮記之不及原注檀弓言嫂叔之無服雜記言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是兼兄公與弟妻

先君餘尊之所厭

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之主旣沒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爲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旣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後魏廣陵侯衍爲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旣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饒陽男遙官左衞將軍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晉哀帝欲爲皇太妃服三年僕射江彪啓於禮應服緦麻又欲降服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原注胡三省曰以帝入後大宗則太妃乃琅邪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

貴臣貴妾

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緦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也備六禮之制合二姓之好從其女君而歸焉故謂之貴妾（原注雷次宗曰姪娣貴而大夫尊輕故服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

畢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愿詔以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之服緦議者以爲準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爲當時所誚〔原注〕册府元龜 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汝成案〕詔爲嫡子則杜氏乃無子之妾矣李晟之服朝廷之附皆非也然朝廷旣以杜生子而附之夫人則李亦宜服何也以士則有子者也以大夫則貴妾也

外親之服皆緦

外親之服皆緦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原注〕大傳服術有六三曰名 此謂母之兄弟異德異名母之姊妹同德同名 庾蔚之云男女異長母之在室與其姊妹有同居共席之禮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 唐〔元〕宗開元二十三年制

令禮官議加服制太常卿韋縚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袒免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特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原注韋氏弑中宗立溫王重茂改元唐隆今避玄宗御名上字故稱唐元）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見於斯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

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
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
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
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
歿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
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
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
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
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
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
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

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原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原注〕今伯叔父母期是加服〔汝成案〕喪服篇世父母叔父母皆服期韋述云本服大功已誤先生釋云今服期是加服尤失經義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沈氏曰〕曾祖舊服齊衰三月今言小功五月者唐太宗所增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

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

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按儀禮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原注詳見下條）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

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元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緦麻堂姨堂舅袒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疎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可以探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深識先王之禮而亦目見武

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

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服紀之制始變於唐太宗皆率一時之情而更三代之禮後世不學之主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

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小功[原注]新唐書初太宗嘗以同爨緦而嫂叔乃無服舅與從母親等而異服詔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舅爲母族姨乃外戚他姓舅服一時姨乃五月古人未達者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適子婦大功增以期衆子婦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報弟妻及夫兄同舅服緦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緦顯慶中長孫無忌以爲甥爲舅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報又古庶母緦今無服且庶母之父子昆弟也爲之杖齊是同氣而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緦父

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而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原注舊唐書張柬之傳何休注公羊傳言晉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探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絀矣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絀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絀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

也賢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況欲以私意求過乎三王者哉原注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祕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

禮為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為不足報則罔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於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唐宋之君豈非昧於節文之意者哉（楊氏曰王介甫欲以僖祖為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而朱子亦如其議此最不可解）貞觀之喪服開元之廟謚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而作為阿房者同一意也

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汲成案報字屬上讀先生屬下句非是）

所後者謂所後之親（原注上斬章言所後者是也鄭注衍一為字）所為後謂出而為後之人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爲緦也汝成案昆弟兄弟經記義別經所云昆弟期親也記所云兄弟小功下也是以康成注曰族親於兄弟降一等自小功降爲緦非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之義與斬衰章同康成前注云如親子是也先生解若作及因於此條遂增出兄弟之孫益乖記義矣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故絀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

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降者骨肉歸復於土也記曰體魄則降人死則魂升於

天魄降於地書曰禮陟配天陟言升也又曰放勳乃徂落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無方也可以兩在而兼言之

噫歆

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蓋歎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猶詩顧予烝嘗之意也喪之皋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原注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既夕禮聲三注舊說以爲噫興也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

日知錄集釋卷五終

日知錄集釋卷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原注猶左氏言女公子　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

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爲己所生之子明矣〔原注〕胡氏謂重言子衍文黃氏以爲女子之子皆非〔楊氏〕曰對姑而言不曰從子當曰姪左氏姪其從姑是也古人不謂兄弟之子曰姪姪者對姑之辭男女同

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爲言生也〔原注〕左傳昭四年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原注〕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

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原注吳語句踐請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原注呂刑官伯族姓傳族同族姓異姓）

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

古人以異姓爲昏姻之稱大戴禮南宮縚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

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嬀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姑耦其生必蕃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

原注舊唐書呂才序宅經謂五姓之說本無所出惟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今按漢書王莽傳卜者王況謂李焉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後漢蘇竟與劉龔書五七之家三十六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爲李崇上書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同富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用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傳典兵之官五姓之說始見于此蓋輿讖記之文同𣏌於哀乎之際而京房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白虎通曰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爾雅翼日古者司商協名姓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是謀類曰貞帝吹律定姓論衡言孔子吹律自知殷末大夫子氏之世則古人以律推姓亦必有法晉大論言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大皞木精承歲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塡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昊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材雖號白變音形不易此則五姓所以分屬五音之說與春秋緯寵史趙史伯諸人之論大抵相

同不可謂其無本宋時猶尙五音之說雲麓漫鈔言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楊氏曰）人必出于五帝則五帝時其民人都無後乎五姓之說良不可信（汝成案）易緯名是類謀注誤

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無一語及之者正猶唐人最重譜諜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人亦不復問此百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爲長歎也已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條說者乃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卽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原注）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汝成案）特牲少牢之禮主祭者一人無代之者孫祔食于祖婦祔食于姑不容

別有人執事
以鄭說爲安

檀弓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

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侍之辭宜終服月（原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原注）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裴守眞傳爲太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眞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　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所據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

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原注君前臣名）上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原注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原注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爲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趙商問荅）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

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原注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尚不足以闚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

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别從可知已原爾雅

曰茲斯此也今按尚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

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皐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原注：水經注淄水下有胡公陵青州刺史傅囧仁言得銅棺隸書處胡公太公之元孫未嘗反葬於周）

扶君

扶君卜人師扶右（原注：注卜當爲僕）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

春秋傳曰公薨於小寢即安也魏中山王袞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

二夫人相爲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爲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爲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言之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以其爲大賢

之所許也然則聘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汝成案子夏謂未之前聞是未聞其服之輕重非謂竟無服也爲父三年則爲昆弟期爲繼父期則爲繼父之子大功似合經例魏王肅曰繼父同居服碁則子宜大功也若淳于睿曰游夏文學之俊同大功曰齊衰二者推之明非無服與緦可知繼父非親立廟祭祀尚爲之期以此同胞豈有絕道）

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二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今禮家爲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爲非禮之正也（汝成案喪服經出妻之子爲母期此周公所爲非末失也游氏殊失考）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爲之大功魯人爲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

在則爲母服齊衰期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旣爲出母制服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統於父嚴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寖遠後世不攷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子卯不樂

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廟屏（原注）穀梁傳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原注）檀弓下稷食菜羹（原注）玉藻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原注）王制鄭氏注諱先王名惡子卯日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漢以下人主莫有行之者（原注）崔劉諫魏世子田獵曾引此義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又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宏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問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

之銘刻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原注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傳作大省何休注謂子卯日也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有此行乎）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君有饋焉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道也（原注長樂陳氏曰省之而非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注以君有饋爲饋於君者非）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原注荀子周公自言所執贄而見者十人）蓋古之人君

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訪于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郳婁考公

郳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尙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原注文公十五年）是也（原注左傳哀公十三年今吳王有墨國勝乎注國為敵所勝）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原注昭公元年）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原注昭公二十年）是也（原注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

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寧三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楊氏曰禮家都云雞初鳴咸盥漱早起是古人一件事

武王帥而行之

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原注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惟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戌臘三月上巳祓除原注張衡南都賦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

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
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原注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

社日用甲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日用甲
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
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疑
不可信原注禮外事用剛日丁卯非也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
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
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為社[元]宗開

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凶情游之士縞冠垂緌不齒之人元冠縞武以其爲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爲父母妻長子禫

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爲妻父爲長子喪之主也服除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禫

父在爲母則從乎父而禫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爲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與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爲殤後者哉王處士曰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陳氏集說曰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來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也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

人爲之後者卽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徐氏集注據鄭注駁之日後謂喪主非後歸也既冠既筭則雖未婚嫁亦成人矣故兄弟之爲其主後者以齊哀不杖期之服服之不復殤服也若殤本服則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古者小宗不立後未婚無父道陳氏之說非也愚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傳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以僖繼閔則爲閔後爲閔後則爲閔子也公羊氏傳日先禰而後祖也蓋以文宜祖閔禰僖也文宜祖閔禰僖則僖宜禰閔也穀梁氏傳日先親而後祖也其義一也閔公弟也僖公兄也以兄後弟尚宜爲其子且閔爲無服之殤而曰父曰祖不云齊無爲人父之道所以尊祖重宗明繼統之義也然則宗千殤而庶于弗爲後者非禮之常也殆爲廢祭言之也或曰弗爲後者小宗子也小宗可絕故殤而弗爲後爲殤後者大宗子也大宗不可絕故雖殤必爲之後陳氏不言大宗小宗但云冠則爲之後不重宗而重冠何居閔公之死應未必冠嘗人不以僖後閔何以爲春秋所譏不譏不爲後何以議遂祀左公穀氏亦不得曰父曰亂也鄭氏徐氏以後爲喪主而非後嗣禮固有非後嗣而主喪者然當言主不當言後也況冠筭既已不殤則雖非喪主成各以其服服之何侯主喪而後以其服服之乎三氏交非皆非也質之春秋閔僖之義則戴禮後殤之說可決矣繇是推之漢之

安帝宜爲殤後者也不後殤而後和漢人之失禮也然則天子諸侯兄弟可相爲後乎曰豈特天子諸侯而已有家者皆可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氏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此有家者兄弟之相爲後者於春秋者也然則昭穆可紊乎曰義重於此也是以穀梁氏譏僖公之躋而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兄弟之而相爲後則亦相爲昭穆者春秋之義也若不重所爲後而重所生則春秋之昭穆舛矣朱子太廟圖分太祖太宗爲二世亦緣春秋之義以相爲後爲昭穆也雖然此皆權于禮之變以爲禮也故雖大宗之殤必已繼統爲宗子而後後之若宗子之子未繼統而殤無兄弟與庶兄之子則宗子自爲立後而不必爲殤子後是以世子殤而君以族人爲之後古未之聞也又放漢宣之繼昭帝以族孫後族祖斯固得其變也汝成案此處士與先生書也後先生不繼殤而立孫蓋從其議惟先生與惠侍讀皆不主公羊仲嬰齊後歸父說若然則僖公後閔其義窒矣

庶子不以杖即位

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

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

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原注）其子長子之子（沈氏曰）雜記疏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

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

姑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庶姓別於上

庶姓者子姓也（沈氏曰）以庶姓爲子姓恐不若注疏之言爲的特牲饋食禮言子

姓兄弟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玉藻喪大記並言子姓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原注：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故詩言公姓以繼公子而同父之變文則云同姓此所云庶姓別於上者亦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土揖庶姓者文同而所指異也（原注：臣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意亦不殊然多此兩姓之目（全氏曰周禮秋官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動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于薛不可爲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蕃成周異姓之封如媯如似加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號言也若同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姓也受氏

之禮多以王父字爲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
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伸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
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頃襄亂之餘姓學
已秦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議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國
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議乎況姓一定而不易氏遂出而
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南宮氏于服氏
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叔仲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公
組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大子大夫不敬祖諸侯則仲慶
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始祖也始祖爲正姓將無以三公
子所受之氏爲正姓耶則正姓即庶姓矣衛仍以姬爲姓
耶則正姓并不出于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
庶姓之小支也姓國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
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稱疑非即下文繫姓
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即眾生蓋謂支爲別於上婚姻窮于
下不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諱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
受故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請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
之之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外矣族成繫康威
注姓孫之于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又曰
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
室爲籍也因禮小胥掌定世繫孫昭穆又司儀注庶姓無
親而勤賢者其義正指庶姓爲子姓與先生言合特出高
祖者辨別以氏仍繫以姓益以氏與其世以姓繫其本故

曰繫之弗別曰小胥掌定繫世非云以氏爲姓也以三桓七穆爲庶姓者此孔疏誤合姓氏爲一全氏以此駁康成過矣且經文庶姓別于上繫之以姓而弗別義甚明白全氏亦知其說之不可通欲申其辯乃云別姓非即下文繫姓之姓下文所云繫姓姓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已失經義轉譏康成合而一之繫姓之外別出別姓不知康成實未嘗別出而已則分別姓繫姓爲二也此尤誤之顯然者至庶姓謂無親而動賢者或包異姓說魯自周公至武公娶于薛至隱公則親疏矣故杜氏注曰非周之同姓孔疏亦引康成司儀注云無親者全氏始曰薛因弱小降爲庶姓義或當也復云姓有貴賤不以親疏則多窒閡矣

愛百姓故刑罰中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閒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

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

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婣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缾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原注宋范文正公蘇州義田至今裔孫猶守其法范氏無窮人）

術有序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原注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

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周禮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陳氏禮書曰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

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

肅肅敬也

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本肅雝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即其例也（臧氏曰）毛詩傳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赫兮咺兮傳赫有明德赫赫

然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貌傺其歘矣傳傺傺然歘也惴惴其栗傳栗栗懼也（按成案）臧氏又引顏氏家訓書證云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恐有少誤然顏嘗云河北本往往爲人所改不得據以爲疑且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

以其綏復

男子以車爲居以弓矢爲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死也設決麗于擘比葬則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原注）注改綏爲緌謂旌旗之旄也以旄復死不切於事廣陵胡氏曰此復魂既在車當是執綏之綏以車者男子之居也（原注）晉書祖逖傳論奚星告譽笠轂徒招用此升車必正立執綏（原注）徐鉉曰綏者所執轡之總以其綏復者象其行也象其行所以達其志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矣[原注]左氏哀公十五年傳聘禮賓死以柩造朝介將命宋史章頻傳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邾婁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意焉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親喪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日月而止[彼]攷案親喪外除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也不以禫而止惟待禫乃外除也

十五月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孔氏曰此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

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原注必言十一月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月而禫

父在爲母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矣晉孫楚除婦服詩但以一周而畢蓋不數禫月

其他期喪祥禫之祭皆不在己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妻之黨雖親弗主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

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坊者矣別内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

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原注）正義云王肅解欲色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比色於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先古

祭義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

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令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日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

致知

致知者知止也（原注董文清槐以知止二節合聽訟章爲格物傳）知止者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荅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于逝續乃命于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含章中正而有隕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祐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

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

大農原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九少府原注應劭曰少者小也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爲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爲二品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錢氏曰唐末年重財用而戶部度支二書至以宰相判之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耰鉏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

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原注）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路問強

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爲弱故子路問強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修之爲經布之爲政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

然後偯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賚於
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此之謂也〔原注〕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
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
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
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
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

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歿而祭如此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其歿也自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而夫子之告子路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緣之以起則此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一章斯

爲切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見弗聞知其爲祭祀之鬼神也錢氏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謂天神地示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示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爲物生而爲人也游魂爲變死而爲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興焉橫渠張氏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一呼一吸人自爲之豈轉有鬼神爲我呼吸乎

質諸鬼神而無疑猶易乾文言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原注謙豐二彖亦以鬼神與天地人並言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已下之喪

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為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推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為貴貴而已【原注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服也傅氏曰本是貴貴之義故云無貴賤一也又曰諸侯絕旁親然尊同則又為之服可以見之矣沈氏曰毛西河經問詳駁之大略仍從貴貴之說而以有喪不祭為無出且誤解設成案貴貴則重祭之義已包】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其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概言之爾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即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太子壽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

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原注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無豐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衆仲之所以對魯隱也以客爲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賴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泠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

皇唐高宗聽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於斁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愼哉

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别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

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

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觀其往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

人心獨無恔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日知錄集釋卷六